



書叢報京

迷朔鴛鴦

全書一冊

著者 周心

民國廿五年十月出版

東縣圖書館發行

京 報 叢 書

述 朔 篤 篤

全 書 一 冊



中 華 民 國 廿 五 年 十 月 出 版

著 者 周 心

出 版 者 北 平 京 報 館 出 版 部

發 行 者 北 平 京 報 發 行 部

印 刷 者 北 平 京 報 印 刷 部

價 目

每部定價大角
外埠函購寄費一角

京 報

社址北平魏染胡同三十五號
營業部電話南局二八八二號

迷朔鴛鴦目錄

第一回	揚鱗慶頤齡婺星煥彩	驅蚊助香餌倩女銷魂
第二回	密約證今生櫻唇香滿	良緣期異日粉頰酡生
第三回	促膝論鴛鴦疑雲疑雨	屏聲停玉趾忽喜忽驚
第四回	咤燕罵僧夫黃金買辱	翻鴻驚顰影慧眼生慈
第五回	篤念履前盟良言逆耳	痴情呆小院默語驚心
第六回	輩語痴心疾嬌娃解怨	霜鋒除暴客弱質還疑
第七回	一片熱心腸怨招小妹	兩句冷言語怒惹嚴親
第八回	種玉無及願今生作妹	噬臍未晚盼他日爲翁
第九回	倆字謎成陡然興感觸	一封書到驀地起波瀾
第十回	冷雨幽窗姊妹憐同病	扁舟葦岸叔侄動殺機
第十一回	失足悔餘生佛前証果	痴心傷往事筵上驚魂
第十二回	同夢作怨儔良宵比翼	斷腸悲舊蹟冷巷投環

迷朔鴛鴦

●必周著

第一回 揚鞭慶頤齡婺星煥彩 驅蚊助香岫倩女銷魂

却說保定城內，文盛胡同，有一家住戶。主人高鏡寰，在保定西關樹德兩級中學充任校長。同他的夫人，都是四十多歲年紀，膝前有十七歲一個兒子，十六歲一個女兒。刻下都在樹德中學初級班肄業，眼前暑假，就要卒業了。高鏡寰還有一個老嫂子，自從二十多歲喪夫，無兒無女，冰清玉潔的，守了二十多年寡了。爲人慈祥端厚，鏡寰一家，待她十分尊敬。這年時當初見，是她的五十初度，鏡寰夫婦，正張羅着給她作壽哩，鏡寰校務紛忙，沒有多少閒空。兒女們又考試在即，不便因此曠課。一切事宜，都是他的夫人稱爲二太太的，指揮着幾個下人操持辦理。雖說是清簡人家，並不鋪張，也很忙了幾天，才就了緒。到了壽期這天，把客廳作了壽堂。迎門齊着房頂，橫懸一塊金字匾，寫着壽添鶴算四個字。匾底

下是一幅大紅緞子，用金線繡就了一個大大的壽字。左右兩旁，配着一軸麻姑獻壽圖，一軸老萊子戲彩圖，都是名筆彩繪。下邊放着一架花梨木彫花條几，几上擺一個五彩花盆，有一本萬年枝，蔥蔥蔚蔚，長在裏面。左邊一個細磁五彩仙鶴，單腿獨立，昂首長鳴。右邊一個細磁五彩老壽星，手拄鳩杖，笑容可掬。條几前八仙桌上，焚了一爐檀香，又擺些仙桃佛手長生菓子之類。八仙桌的前方，安了一把太師椅子，同着左右靠牆的十六把交椅，都是一色的大紅屏金靠墊。地下鋪一條大紅拜毡，再映襯着原有的陳設字畫等等，頗覺得燦爛奪目，堂皇照眼。院子裏齊着左右廂房，高高搭了一座綠油布捲棚。也懸了不少的壽幛壽聯之類。正南上屏風後背，搭一座小戲台，是預備唱雜耍，在院中棚底下設了兩溜桌椅，連座席帶聽雜耍，都夠用了。這天一家子都早早起來，爲的是家裏拜完壽，好招待來賓。當時老幼上下，齊集壽堂，請大太太正中升了座。先是鏡寰夫婦，立到毡前，笑盈盈尊了一聲嫂嫂，才要雙雙下拜，慌得大太太起身一手攙了一位說道：「可

了不得！不要把這老嫂子折死吧！」鏡寰夫婦只得同聲說了幾句吉祥話兒，退坐兩旁椅上。接着便是鏡寰的兒子錦聲，女兒彤霞，兄妹二人，換了嶄新衣服，一個是琪樹臨風，一個是瑤花映日，並攜着走到毡前，說了聲大娘福壽無疆，插燭般一齊磕下頭去。大太太也不攔他們，張着笑口受了。兩人拜畢起來，又走過一位窈窕秀麗的舊式姑娘，這是大太太的娘家姪女袁秀雲。她家在城外八里店，因為大太太憐愛她，常把她接來住着。當秀雲走到毡前，才要磕頭。大太太笑道：「你算了吧，你不同形兒，剪了髮，又放了脚，還不怎麼顯。只你這一條五股大辮子，磕下頭去，在地下摔打着，可有點異樣，閨女們不興磕頭呢。」秀雲低聲微笑答道：「怎麼不興啊！」說着，也跪下去磕了。磕完，才站起身軀，不想因她還是纏的又尖又瘦的一雙小脚兒，一個沒有站穩，一側歪又跌倒了。大太太咧了一聲道：「又要磕嗎？」秀雲紅着臉，二次站起。二太太從旁笑道：「怪不得到處嚷着叫放脚，真是累贅的利害。」這時，已有女僕王媽，領着小丫頭杏兒，

桃兒上來，磕了頭才退下去。又是下房的魏得財，車夫顧福等三四個人，也上來拜了壽。大太太回身，在棹上取過一個小紅匣兒，裏邊一包一包的包着錢。交給魏得財，叫他按着包上開的名字，分發賞號，他們又上來謝了。一陣忙亂方了，外邊報說，後庫胡同錢太太來了。二太太聽了，領着兒女迎了出去。只見錢太太已到院內，後邊緊跟着十七八歲一位剪髮女郎。那女郎，身穿一件淡綠色可體旗袍，足穿一雙白帆布自由鞋，體態輕盈，面容嬌艷。這是錢太太的女兒瑤貞，錦聲兄妹的同學。當時二太太迎上前去，扯着瑤貞的手，一面向裏走着，向錢太太道：「你現在不同以前了，自家人，還備那末厚的禮幹甚麼？」錢太太笑道：「這可叫人羞得慌，可有甚麼呢？」說着，大太太同鏡寰也迎出屋來，不免又是一陣客氣。錦聲趁着忙亂，湊上前來，笑向瑤貞道：「我昨天忘了跟你訂規，直怕你不來呢。」瑤貞一撇嘴道：「說得倒好聽，怕是希望我今天不來吧？」說了，把頭一偏，笑了。錦聲看她這一笑，在淺紅色的唇縫裏，微露出兩行皓齒，襯着

像蘋果兒似的粉頰，格外覺得好看。也顧不得答她的話，呆呆的望着她，心裏想道：「別人都說她不如妹妹美麗，我就不信。我看比妹妹更活潑些，倒是真的。」甄貞被他瞧得不好意思，轉身和彤霞去說了幾句話，然後過去給太太拜壽，沒等屈膝，已被二太太扯住，拉到跟前道：「一個姑娘家沒這些說的，我作主免了。」因向錢太太道：「你看這是多們俊，多叫人痛。我常說，她比彤兒還好。」錢太太笑道：「這可是誇獎了，論那樣，她也比不上她妹子。」二太太道：「我喜歡她聽說，不像我們彤兒，愛叫人生氣。」錢太太道：「你這們說罷咧，氣人的時候可多着呢。」太太接言道：「你們有孩子燒的，又嫌生氣了，我倒想生這個氣。就是摸不着。」錢太太道：「你有這們孝順你的姪男姪女，也就行了，還要孩子幹甚麼？」太太笑道：「行是行了，就是他們老不肯叫我生氣呢。」錢太太笑道：「你看這個的，不叫你生氣，倒不好了，以後就讓他們常氣着你點。」二太太笑道：「聽她呢，誰說他們不惹她生氣？她忒好脾氣，不覺罷咧。」

大家說笑了一陣，二太太向小丫頭杏兒道：「把我屋裏點心拿來，給錢小姐先吃點，怕坐席還有一會兒呢。」杏兒答應去了。二太太又揚頭望了望外邊天氣道：「怎麼何大嫂子娘兒倆個還不來，近的倒晚了。」鏡寰也道：「天真不早了，八里店袁家，也應該到了。」說着，杏兒端了菓盒子來。二太太向彤霞道：「回頭客多了，怕這裏吃不安生，你們都到後邊去吃些，玩一會再來，省得讓你爸爸拘束的慌，」鏡寰有個毛病，每當高興，便用手來回拈他那兩撇短鬚鬚。此刻便微笑着，來回的拈起來道：「太太這可是瞎說，只要他們不放肆，活潑些是很好的，我向來沒很拘束過他們。」二太太道：「你不拘他們，他們可拘你。再說，還有瑤貞，她總得拿出學生的規矩來。大喜的日子，讓他們儘量的歡上一天也好。」因又向錦聲道：「索性你也去。」錦聲巴不得一聲，便也隨同出了客廳，見杏兒端着菓盒子跟着，由手裏接過來道：「吃點心要喝茶，你去沏茶去。」杏兒去了。錦聲走着，向瑤貞道：「瑤姐，你看我替你想得周到不？」瑤貞笑道：「不過你

的胳膊，回頭讓菓盒子壓累了，可別瞞怨我。」彤霞笑道：「不，我哥哥爲你累死，都是甘心的。」瑤貞伸手，在彤霞背上打了一下。彤霞笑了，幾個人一路拐過夾道，到了後院裏。見秀雲斜倚在北屋門框邊，低着頭，左手裏拿一塊十字布，右手裏拈針，飛一般只顧穿來穿去。彤霞笑着招呼道：「秀姐！你這個針線，總是作不夠，這麼熱鬧日子，虧你沉得下心去。」秀雲把針插在十字布上，抬起頭來，答道：「那裏呢，是給姑媽挑得那付壽字枕頭頂兒。前兩天我着了點涼，沒有作完，我想今天把轆趕出來。要不過了這個好日子，就沒有多大意思了。趕情瑤貞妹子早來了嗎？」瑤貞笑道：「可不是，我打算你是做你的嫁粧哩，倒猜錯了。」秀雲把臉一紅道：「你這個嘴，老是這們該打。」錦聲道：「別說笑話了，我的胳膊真酸了。」彤霞道：「秀姐也來，都上我屋裏去。」於是幾個人，相將進了西廂房。原來這後院，同前院一樣的，也是正房三間。西頭暗間，太太住。秀雲來了，就住在東暗間。東西廂房各二間，錦聲兄妹分住。北房左右，

還有兩間耳房，各自開門，是老媽子丫頭住的。中間是方方正正的一個院子，院子當中，有一個大大的葡萄架，架下有一個方石棹子，棹子兩旁各有一個綠磁花魚缸。靠南牆是一座假山石，山石前，有些盆景花草之類，雖不成個局勢，也還點綴得雅趣。當時幾個人，在彤霞屋裏，正吃着點心，杏兒端了茶來，彤霞便問：「何太太，何少爺來了沒有？」杏兒道：「沒有，別的客倒來的不少了。」彤霞納悶，問錦聲道：「哥哥昨天在學裏，沒有囑咐玉珊早來嗎？」錦聲道：「囑咐了，誰知道怎麼這會還不來？」因向杏兒道：「你去吧，等何少爺來了，給我們送信。」杏兒去了一會，回來道：「袁舅老爺，舅太太來了，還抱着小少爺哩。」秀雲聽她父母來了，首先起身往外走，錦聲等也便跟出來，到了前院，只見裏裏外外男女賓客已來得不少了。一一見過了禮，二太太對錦聲道：「何太太娘兒倆個還不來，怕是家裏有甚麼事，你快騎車看看去。」錦聲應諾，騎車到葫蘆巷何家來。剛進大門，只見一個面目黧黑的人，從裏邊出來，揚長去了。錦聲認

得是何太太的小叔子何老二。暗道：「怪得呢，原來他又來了。」遂把車子放在門洞裏，走進內院。只見何太太，立在上房門口，正沒好氣，一抬頭看見錦聲，才改了笑容道：「呦！錦兒都來催了。」錦聲上前鞠了躬，說道：「我娘見大媽老不到，怕有甚麼事，打發我來看看的。」何太太道：「可不是，他二叔那個不要臉的又來了，最容易才打發走，要不早就去了。」說話間，見錦聲滿頭是汗，便道：「你是騎車來的嗎？爲甚麼跑得這樣兒，留神叫風冒着，囑咐你老不肯聽。車子跑起來，再碰着人，可怎麼好。」說了，掀起大衿來，掏出一塊白手巾，遞給錦聲。錦聲接過，擦着頭上的汗問道：「玉哥呢？」一聲未了，只見玉珊由房裏出來，問道：「怎麼？錦弟碰了人，沒把你捉將官裏去嗎？」錦聲笑道：「別打岔了，快走吧。」何太太便叫老當差的劉忠，預備好了車子，帶着玉珊，並丫頭佩嬭，隨錦聲一路而來。才進了文盛胡同，已聽見鑼鼓亂響，何太太道：「可真不早了，玩藝兒都開場咧。」說着，已到門口。下車走進，拜過了壽。二太太道：

「人家都吃了壽麪，看玩藝了，你娘兒倆才來，怎麼這們晚了？」何太太嘆口氣道：「還不是我們那個老二，又來耍無賴，錦兒去的時候，才打發走了的。」二太太繃着眉道：「他真是個討厭鬼，單趕上這個日子來。」遂吩咐趕快開席，吃了好聽玩藝。又轉面對錦聲道：「瑤貞跟你妹妹，都等着你和玉珊，還沒有吃。你們幾個單開一桌吃去，我們姐幾個還要說話兒，不要你們打攪。」錦聲聽了，正合心意，便招呼了玉珊，瑤貞，彤霞，幾個人，爲的清靜，到後邊坐席去了。這裏二太太吃着飯，便同何太太，談起他家那何老二的事來。二人一邊說，一邊不住嘆氣。同席袁舅太太不明白怎麼回事，不免向何太太打聽。何太太嘆着氣道：「我們這家事，他大嬸知道的清楚。這個老二，跟玉珊的父親，是堂兄弟，當初老哥們分家，財產地土，兩邊一般多。到了他手裏，吃喝嫖賭，都糟淨了。後來入了軍隊，好容易熬得當了個營長，他又不知道好好的幹，把差事弄掉了，反倒添了一口大烟癮，回來在家裏起膩。他饒不能掙錢，毛病可改不了。近來更鬧的兇

了，包了一個浪娘們，鬧的烏烟障氣的。他還有十來畝地，還是我那兄弟媳婦，打架掄錘，把欄下的。他指着甚麼糟？左不就是光會欺負這個寡婦嫂子。」二太太接言道：「這個樣的人，就不欠心痛，你愛管他呢。你老給他錢，他越踢騰的歡了。」何太太嘆道：「當初玉兒爸爸活着，就纏他不過，才把產業變賣了，搬到城裏來住的。可是你能躲得開他嗎？他還是三六九的跑來囉嗦。他爸爸念着是一家子人，多啫也沒肯得罪過他，來了就給，總算是爲顧了一輩子。這會子我一個守寡的人，更犯不上得罪他，只好本着死人的遺志，幫補他些。也常勸他務正，那知他打從玉兒爸爸一死，反倒沒了一點怕懼，越來越糟的兇了。這十幾年的功夫，我也跟他鬧過幾遭。他是天生的沒有漢子骨頭，知道理屈，把你的氣招起來，又甜哥哥蜜姐姐的跟你說好話，那個寒賤像兒，叫人可恨又可憐。我一個婦道，也不犯同他鬧到那裏去，跟他一塊去丟人。只要他叫人下得去，多少破費幾個，也只得忍耐着。」袁舅太太聽了這個原故，也不免替嘆惜了一回。問道：「他

倒不開着住在你家，還算好些。」何太太哼了一聲道：「那，更便宜了，他一宿也別想。袁太太你是不知道，按說他不算沾我多大光，也總是得指着我。看着侄兒，總應該哄着點才對。他可不是那樣，見了我那玉兒，就像仇人似的，總沒有好顏色。你想我可肯留他在眼皮底下，他還不定安着甚麼歹心哩。」袁太太道：「他就這們不憐惜理，那不是又臭又硬了？」何太太繃了眉道：「這事他大孀都知道，說起來更把人氣死！我這個玉兒，本是個暮生孩子，他爸爸死的時候，還沒生下來。那個不要臉的，倚仗着他是個近支，死喪在地，就鬧着把他那兒子過繼給我。他不是爲別的，爲的他好當家，踢騰我這點家業。不用說，我當時有那點指望，就是沒有，我還不到四十歲的人，那末一辦，下半輩子我準得挨餓。到那個分際，我哭皇天也不中用了。」袁太太點頭道：「對哩，何太太你真有主意。」何太太嘆了一聲道：「你不知道，他那個兒子，又禿又麻，外帶着還是個半憨子。這功夫都好幾了，還百屁的不懂。」二太太笑道：「這也是他德行積的。」

「何太太睜了一聲，又道：『天幸過了幾個月，我就生下玉兒來了。大概他就爲這孩子，打斷了他過繼的指望，就把孩子恨在心裏。要不我說，怕他安着歹心哩。』何太太說到這裏，止不住眼圈一紅，掉下幾點老淚來。二太太不安道：『這是怎麼說，都是怨我，不該提這個頭。』何太太抹着淚道：『不是別的，我想這十幾年來，寡婦失業的，把孩子拉扯這們大，忒不容易。成日家提心吊膽，不知道操了多少心。』二太太道：『這也不光是嫂子一個，我還比你多一個。誰有孩子，不得操心。』何太太唉了一聲道：『我這心操的，比你大不相同，你是不知道啊！』二太太道：『左不是這點難處，還有甚麼我不知道？快別傷心了。叫你說的，他還能把孩子怎麼樣了？』何太太聽了，搖頭不語。大太太也從旁勸道：『我看你這會子，誰也不怕他。玉琇眼看中學畢了業，甚麼也能頂得起來，我看你以後淨擎着享福了。』這一句話又打動起何太太的勞騷，更連連嘆着氣道：『要說我一個守寡老婆子，守着這們一個暮生兒子，孤孤單單的，原不該讓他上學堂

。只爲何氏家門，輩輩都是功名人，有兒子不念書，又不是供給不起，也叫人笑話我改了何家門風。再說住在這城市裏，多少又有點產業。沒有點資格能力，也樣樣支撐不起來，不能不叫孩子上學。可是來來去去，早早晚晚的，又不知道費了多少心哩。」大太太道：「算了吧，不說這個了。你們把孩子拉扯大了，又嫌操心。我也生過兩個兒子，白拉扯半天，可空費了力，一個也沒活。提起來，不更傷心嗎？」二太太見把大太太的心事，也引逗起來，心想這個大喜的日子，這是何苦。便道：「菜都涼了，咱們快吃了，好看玩藝去。」便吩咐端上壽麵來，讓着大家吃完。忽然想起來道：「那幾個孩子呢？莫非也沒吃完嗎？」便吩咐王媽，快到後邊去看看，別叫他們鬧酒。吃完了，也來看玩藝。王媽答應了，到後邊一看，只見錦聲等圍着棹子，有說有笑，正喝得熱鬧。小杏兒同何家的丫頭佩蘭，在席旁伺候着。王媽道：「太太們囑咐說，不叫少爺小姐們多飲酒，吃完了快去看玩藝。」珞貞聽了，便鬧着吃麪散席。錦聲道：「雜耍有甚麼聽頭？還是繼